



蒋百里全集

第七卷 译述

谭徐锋 主编

橘有書生氣空拳張國威高歌天未白
日應迴舊學深滄海新潮動起雷老
我子心願未應灰

蔣方震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蒋百里全集

第七卷 译述

谭徐锋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百里全集 . 7, 译述/谭徐锋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39-4399-9

I. ①蒋… II. ①谭… III. ①蒋百里 (1882 ~ 1938) —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0592 号

蒋百里全集 第七卷 译述

主 编: 谭徐锋

责任编辑: 曹 媛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毫米 × 235 毫米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4399-9

定 价: 680.00 元 (全八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目 录

修学篇	1
原序	3
第一章 绪论	4
第二章 校外修学	6
第三章 目的	11
第四章 普通学（附说）	15
第五章 择书	22
第六章 读书	26
第七章 质疑	34
第八章 求时	35
第九章 有恒	44
第十章 括论	52
教育家言	57
译序	59
世界之大势与教育之方针	61
教育上个人之价值	70
军国民之教育	74

学风论	91
教育家不可不通时务	95
俄人之性质	111
职分论	125
译例	127
第一章 职分……良心	129
第二章 行为上之职分 职分之实行	144
第三章 正直……真实	155
第四章 不为金钱所动之人物	163
第五章 勇气与忍耐	171
第六章 海军军人及水夫	185
第七章 陆军军人	200
第八章 博爱	218
第九章 传教之勇气	235
第十章 行善之勇气	249
第十一章 同情	265
第十二章 对于动物之亲切	282
第十三章 责任	299
第十四章 人之最后	306
近世“我”之自觉史	311
上篇	313
一、文艺复兴时代“我”之发见	313
二、中世纪之教权中心主义	315

三、“我”与教权

——神秘说（宗教改革及理性哲学之先驱） 317

四、“我”与国家

——立宪政治运动 323

五、“我”与理知

——主知主义及其反动 326

六、“我”与自然机械论的人生观及世界观 329

七、多数“我”问题之连带丧失 334

八、大我（超个人“我”）之发见

——康德 341

九、大我（超个人“我”）之绝对化浪漫派时期

——理想主义之全盛 359

十、“我”之自律否定理想主义之没落

——自然主义之跳梁 369

十一、“我”自律之回复

——新理想主义 373

十二、德国之新理想主义

——西南学派 380

十三、要约

——理性我之自律 394

下篇 近世欧洲哲学思想变迁之大势

物然说 理然说 目的批判说 400

(一) 400

(二)	402
(三)	405
(四)	408
(五)	411
(六)	413
(七)	417
(八)	419
(九)	422
(十)	424
(十一)	426
(十二)	431
(十三)	433
(十四)	435
(十五)	439
鸢巢	443

修学篇

录自（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1902年3月16日）初版，署名“诸暨蒋震方译”。

原序

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中，学术其亟哉！学术者，所以自适于最宜，所谓由劣而优竞争之利器也。少年修学，则所以求此利器而为竞争之预备者也。不惟一人而已，凡具有含生之欲、圆颅方趾，而欲伟然自号为人者，无不皆然。嗟夫！既已修学为竞争之预备，则竞争之端绪开，而此时之消息，实将来胜败生死之要，可以不虑乎？且夫胜之云者，岂惟悠悠然逐一群之沉浮也哉？则必欲杰出于群众之间，惟我独优之为贵矣。而无独优之原因，安在其能得独优之结果？吾请正告之曰：百折不挠之勉强力，原因在是矣。虽然，则有难言者也。勉强则勉强矣，不知其应用何如，其果能达此独优之目的与否，是未可知。其间有法焉。同一勉强力，得法与不得法，其成功乃天渊。饭泉规矩三氏忧之，乃辑《学术自修法》，既成，以示余。其于勉强力之用法何如？盖道之明且析，其有裨益于世之年少者不浅鲜。故缀所见著于篇，以告世之年少云。

井上哲次郎识

第一章 绪 论

芸芸万物，各有职业焉。鸟翱于天，自索厥饵；兽驰于地，自渔厥食。不独禽兽然，昆虫鳞介无不自食其力，自养其生。且不独自养也，又出其余力以助人，则若蜂之蜜，禽之卵，牛羊之乳。进之则若牛若马若驴，亦各分其余力以任人界中之一职业。嗟夫！物之立于员舆之上者不自尽其责，即不能自遂其生。如彼禽兽昆虫犹尚如此，则夫自命为万物之灵者，乃无所自修，无所自养，无所自学，无所自思，托伟焉七尺之躯于他人庇荫之下欤？抑衣食祖先之遗产，以成一制粪机器，以终其生欤？其一物不研究，而偷安苟且，以虚度一生欤？抑泡影三生，无非幻境，而遂模糊影响，以了此一生欤？生无所益，死无所损，不惟对禽兽而有惭，而亦人生之大憾而大耻也。夫既为人类，则决不能苟焉而生，苟焉而死。而一生之目的之所在，其能达与否，一视其志之能立与否以为准。故志也者，物之基也。

既立志，欲达此目的矣，则所以达之者，自不得不资于学，理有必然，无所容疑。彼以修学为人生第一要事者岂迂也哉？时不论老幼，境不论贫富，苟生焉而不

欲自贼其生，则必立目的于此生之中，而修学之事且不可以一日废。而无识者流，乃误认人生之目的专在于区区衣食，未得之则汲汲不遑，以为苟能温饱终身，于愿已足。既得之后，则醉生梦死，一身之外，别无所知，他亦不必恤也。夫衣食所系者业也，欲达其目的者志也。呜呼！志与业之混同，弊乃极于此。夫志业一致，世固不乏人，而境遇不同，或志存于内而身外则不得不服一业者，世亦不少。苟志一不坚，则将随其业而日益消灭，而饱食暖衣，初志遂因之荒怠。不知业之主在生计，其消长盈朒，可一视生计以为准；若志之一事，则不能视生计之充否以为准。而人禽之判，尤在于志之有无。使业也而已，则彼之分厥余劳以任人界中之一职业者，亦芸芸众庶也，何乃千百等？故学也者，所以扩其业也，养其志也。扩其业，所以自遂其生也。养其志，所以自致于最宜而达此惟我独优之目的也。故曰：境不论贫富，时不论老幼，苟生焉而不欲自戕其生，则断不能以境遇之何如定吾志之存否。而修学之事，且不可以一日废。

然则修学者，当以何者为准矣？曰：自以入学校为得其正。然而境迫之时限之，虽欲入学校而势有不能者。然则彼不能入校之人，将悠悠郁郁赍志长此终古乎？是则当今一问题也。不辞固陋，妄述此编，将以解此问题，使凡为境势所限而不得入校者，得是书以为证，亦愚者智之弱者强之之一助焉。

第二章 校外修学

文明东渐以来，试征文部年报，凡公私学校，几随年齿而与俱增，而入校生卒业生俱例此。休哉雍雍，盖上下俱沐厥泽。信乎！将来之斡旋新天地者，不得不属望于学校中出身者矣。虽然，合世界之人，未必人人皆能入校。横览宙合，其不能入校者多矣。如前之所述，为时所限，为资所限者，盖不可以数计，而政府有司之经之营之者，仅专意于校内之少数，而不及校外之多数。斯非今日之一大欠点哉？试问将来斡旋新天地者，果区区少数之入校生所能任其责乎？呜呼！其亦知处百变之世界，应百变之事业，盖断不能以学校中区区课业肆应无余。而彼之能入校者，汲汲焉自修自师自友，不敢自暇自逸者，久已占其多数，此固斡旋新天地所必需者也。

此多数之人，虽不得入校，而自修得法者，竟有优于入校者数十等。斯非过言也。盖思想自由，精神灵动，而不为理学及教育上之权制所限，斯非阿加西之教育上之大主义哉？盖学问云者，正与干涉束缚相反对，惟使

人之精神思想在在皆得其自由，乃能达本探源而无微不彻。若以权制束缚知识之进步者，固不问其方法如何，而人之受之者，必失其真伪判断之力，而聪明睿智，必且枯焉而无余，所谓智之，适以贼之矣。故教育主义，惟在自由；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夫好逸恶劳者，人情之常也；趋易而就难，恒情所赴也。而自愿者势顺，强之者势劳，又习俗之常。此教育所以贵自由也。夫惟求之也劳，得之也难，而所以经此劳且难者，又必皆出于自致而非他人勉强于其间，夫而后一理之明乃能贯彻始终，廓乎无碍。彼入校者，课业也则不求而自教，质疑也则不过于答案前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其逸易相去何等？而又有他人之勉强，制思想之自由，抑精神之灵动。且得之既易则味之不精，味之不精则食而不化，是不特其知识在若知若不知之间，有害于脑而已。而获之之法，皆不出于己而出于人；识不由于己，则所以应用之者，其范围亦狭小。此所以有泥古之祸也，则亦学界之奴隶而已，而学校中陷此弊者在在皆是。而自修者则大异焉，莫或授之，莫或解之，自问也，自答也；自疑之，自解之。虽入手之初，不免有种种窒碍困难于其间，然困难之者，乃以玉成之也。苟味之不深，则必不能得；既得矣，则必无食而不化之弊。盖解疑释难，其权既在己而不在人，则一理之得，自得之也；自得之，其应用也，自能百变不离而范围广大。

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此所谓神明于法用，神明于理，不为理障者也。故入校者之所得，多而不邃，其权半属于人；不入校者，虽不及其多，而独能深入。呜呼！处绝胜之势，而世乃有以自诿者，是所谓自弃其天职，而禽兽之不如者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

虽然，校外之益既如是矣。然入校不入校，其境遇不同，其效自不能不互异。盖一校之立，无非常之精进，亦无非常之失败。奋勉者不能越格而驰，不及者亦可勉强而及，是其长也。若夫自修者，则全视乎己。其精粗深浅，一视其自持之谨严程度以为差，而不得其法则且一艺无成，而徒贻人以口实。昔者大隈伯与某生论及学事，伯曰：“公入何校，学何业乎？”则对曰：“学校者，消磨特色之具也。一入学校，则庸庸俗物，无以自异于人矣。”伯曰：“无法律之学问，断不能立于人群进化之中。虽今日之政党员，多无学者，然日后人群之立，使无专门学问，则断不能成。”伯于此事，因思自修者易陷杂博之弊，而无确实之学问思想，其有害于事者不浅。善矣哉伯之意也！虽然，是自修不得其法之罪，而非自修之罪也。自修者于此，当生勉励警惕心，不当生畏葸放弃心。不见夫抱绝世之识，挥雄伟之文，发自由平等之幽梦，为政海之灯台，明人群进化之大法，为学海之方针者，非斯宾塞乎？其理论则凌砾无前，其躬行则纯

粹无疵。明自由贸易之真理，照商政之昏暗，而称经济中兴之祖者，非斯密斯乎？醒专制之迷梦，鸣改革之晓钟者，非卢骚乎？翩翩独立之旌，为世界中所瞻仰欣慕称道而不置者，非美之独立乎？义凌天地，气慑雷霆，为全欧改革之原点者，非法之革命乎？则试问佛美同盟之关键，谁实斡旋之？人皆曰弗兰克林哉！彻始彻终，以诚字贯之，起身亩〔畎〕亩之中，而挤〔跻〕大统领之位者，非莲骨龙乎？之数人者，声撼诸天，名垂寰宇，果卒业于何处之学校？余若白苦耳休姆克来利，自修之自习之者，举其名且更仆不能尽也。何物痴愚，而乃以不入校为口实，而自诿自弃哉！呜呼！是固薄志弱行者之自暴其才自绝其天，而亦自修之方法不得其宜之故也。若知之而不为，则真所谓自暴自弃者矣。阅此书者，其亦憬然而自悟欤？其亦憬然而自悟欤？

惟夫形而下者之学，若医学，若药学，若工学，若理科诸学（日人译格致为物理，凡格致、化学均属理科），若航海学等，不得不资于实验。若明其理而不验于实地，则其用之于事也必迂，则不得不资教习器械之力者势也。是不得无一接受之者矣。虽然，学贵自得者，固不问其为形而上形而下，但问其自修如何。此亦学界必不可逃之公例也。是故入手之始，不赖教师，不赖器械，正宜养自修之能力。不惟通其梗概而已，尽其心焉，瘁其力焉。迨夫慊然之境，亦既亲尝，然后实验于实事，亦未为晚。

故专赖器械、教师者，一己之能力必弱，而自修者转得以境遇所驱，养其能力。故曰：不问形上形下，苟专我心以求其必成，断未有永暗塞以终厥身者。呜呼！其亦自惕焉，而不为境遇所奴隶也哉！